

官狐

故事

老丘著

她，一个副省长的秘密儿媳，

一个商业巨子的梦中情人……回眸

一笑百媚生，满街娇粉失颜色……

从一个乡村的土妞，变化成一个城

市油流中的飘叶……

老丘的《官狐故事》，既有王道蒙的风骨，又有王跃文的神韵，官场的卑鄙淫秽之流，能不令人快哉，恨哉！

但“女狐”毕竟可悲可怜，我们无须去诅咒红颜，而是应横眉冷对贪官指！

官狐故事

老丘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狐故事

老丘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3

ISBN 7-5360-3820-8

I. 官…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9913号

策划编辑:田 璞 封面设计:晓刘

责任编辑:朱燕玲 技术编辑:小习

出版发行: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成都市泰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印 张:14.5 16插页

字 数:350,000千字

版 次: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60-3820-8/I·3123

定 价:23.80元

官狐故事

她是一个漂泊的、放纵的女大学生，副省长的秘密儿媳，商业巨头们的梦中情人，白脸男妓们的豪奢恩客……千娇百媚、艳美绝伦的女大学生，从穷山村的一个乡妞，堕入了城市这座万丈红尘……



序

当李晓兰从房屋销售公司接过钥匙的时候，她幸福得快要疯了。

因为，现在她手里握着的，是一幢价值 680 万元的豪华别墅的钥匙。

这把钥匙是镀了 18K 黄金的。

她走出房屋公司的大门，翻来覆去地欣赏着钥匙。钥匙在阳光下，金灿灿地闪着金光。

其实，这把金钥匙，只是一件装饰品，它代表着主人拥有这样一套豪华的别墅，也向世人展示着自己拥有这样一幢气派的别墅。握着它，就是握着了一种幸福，一种快感，一种自豪和一种自信。

之所以要说这把金钥匙只是一件装饰品，是因为这幢别墅根本就不需要钥匙，它是智能的，随便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只要打上一个加了密的电话，说什么时候到家，房门就会准时在那个时候自动为你打开，而且，泡茶的水会被自动烧开，洗澡的水也会被自动加热，被自动打开的，还有电视机、音响、空调和电

脑等等。当然，你想开什么，只要在电话上一说，就成了。

现在，李晓兰就用手机，在一百米之外，拨通了别墅里加了密的电话：“喂，我五分钟到家。”

果然，五分钟后，别墅的门，准时自动为李晓兰打开了。

李晓兰进厨房一看，炉子已经自动点燃了，壶里的水已经自动烧着了。她又来到客厅，客厅里的音乐，已经自动播放起来了，播放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此刻，优美的旋律，如缕缕烟雾，轻飘飘地弥漫在十分阔大而又华丽的客厅里。

李晓兰幸福地在美妙而优美的旋律中舞着，至于要舞出一些什么或怎么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她现在就喜欢这样无目的地舞着，她舞着，自在而轻盈得像一阵风。

舞累了，她来到浴室洗澡，站在镜子前脱衣服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是十分漂亮呢！以前，别人说她漂亮，她还觉得，现在在镜子前，她居然越看越觉得自己就是仙女一样美丽了，她甚至被自己的美貌惊呆了！

于是，她情不自禁地自我欣赏起来，自我陶醉起来。欣赏着，陶醉着，她不禁自言自语道：“普天之下”，只有这样一张人妖般的脸蛋和魔鬼一样的身材的年轻女子，才配住如此华美而气派的别墅啊！”

她在镜子前足足自我欣赏和陶醉了半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镜子，慢慢滑进浮满了白色浴泡的浴缸之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德国式冲浪浴缸。躺在里面。一任冲出来的水柱，痒痒地抚摩着肌肤和肌肤下面那让人想入非非又醉人罪罪



的感觉。

现在，李晓兰就这样躺着，什么也懒得去想，什么也懒得去做，她要尽情地享受水温、感受浴香、接受水柱忠诚而又温柔的触摸……

大约五十分钟后，她洗完澡出来了。她披着一张苹果绿的浴巾，头裹一张玫瑰黄的浴帕。这一绿一黄衬托着她如雪如玉更如脂的皮肤，越发地美起来了呢。

她坐在沙发上，痴痴地望着窗外，窗外是苏州园林一样秀媚的风光，是水乡一样多情的绿水，再加上这昂贵的智能型豪宅，李晓兰真的是陶醉了。她陶醉得浑身无力，陶醉得心潮澎湃又软软绵绵。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闭上了眼睛，她想起了从前，从前的那些路、那些水。那些树和那些起伏连绵的茫茫群山……



初恋的错觉

这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

由于连续半个月没有下过雨了，这个黄昏依然明亮地如山尖上燃烧着。远远地望去，那火烧云一头连着山尖，一头又像扇子一样散开了去，几乎铺满了整个天空。山中晴朗的黄昏，天！金光灿烂着，而在山沟的深处，却是黑糊糊的了。

这时候，李大妈已经把堂屋里的电灯打开了。灯光下的堂屋，十分明亮和整洁。显然，这是被李大妈刻意收拾过的。

如果在平时，李大妈是不会这么早就开灯的，只因为今天晚上有人来为她的女儿提亲，所以她不仅早早地就搁下了地里的活，而且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当然也就早早地开了灯。

“晓兰，呆会儿大弯村的黄大娘要来我们家提亲，你还是收拾收拾，不要叫人家笑话我们通道通退的。”李大娘到女儿李晓兰的卧房里，对躺在床上看书的女儿说。

李晓兰只顾看书，没有回答母亲。

“你听见没有？”李大娘大声问道。

李晓兰斜视了母亲一眼：“哎呀，人家在复习嘛！”说完，她



又继续看着书，李大娘有些不耐烦了，一把抢过女儿的书：“不许再看了，人家黄大娘马上就要来了，你这个样子像什么嘛？起来，起来，快去收拾收拾！”

李晓兰今年十八岁，高中刚刚毕业。常言道，女到十八一朵花，而李晓兰不仅是一朵花，而且是凤凰村八辈子都没有出过的美人儿。因此，从李晓兰十六岁开始，就经常有媒婆到李家说媒。但是，所有的媒婆都没有成功过。原因很简单，用李晓兰的话来说，叫做：“自己不愿一辈子都在山沟沟里。”基于这种想法，李晓兰就想方设法拒绝了一系列的提亲。

为了实现离开山沟沟的梦想，李晓兰知道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她高中毕业后，参加了高考。在高考中虽然李晓兰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山区的学校没有给她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她落榜了。得到落榜的消息，李晓兰低沉了好些日子。最后，李晓兰咬了咬牙，说：“读不上大学，读个中专，总是应该的吧？”此刻，李晓兰正是在复习数学，准备来年考个中专。

“晓兰，这门亲事你该满意了吧？男方的父亲是县林业局的局长，母亲是县卫生局的干部，一家人全吃供应粮，都是城市户口。”“黄大娘还说，那个小伙子叫张波，刚满二十二岁，是咱们县政府办公室的秘书，每月能挣将近五百元钱呢。”李大娘说。

“人家的条件那么好，妈，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李晓兰说。

“这咋是掉馅饼呢！黄大娘亲口说的，是那个小伙子托她来说媒的。”



“我还是不相信。”李晓兰说。

“娘还骗你不成？”李大娘说：“那天黄大娘捎口信来说，人家张波可是一个求上进的人，是地区师专的高才生，还是个党员呢。他一毕业，就被分在县政府办公室做事。”

听着母亲的讲述，李晓兰羞答答地笑着。李晓兰此刻的笑，是以前若干次提亲从来都没有过的。从她此刻的笑容里可以看出，她是满意这门亲事的。

这时，挂在院墙上的狗大声叫了起来。不多时，便有人在敲院子的门。

“她爹，快去看看、是不是黄大娘来了？”李大娘冲着在外屋的老伴大声说道。“晓兰，快起来，可能是黄大娘来了。”李大娘说完，随即大步向堂屋走去。

屋里，李晓兰听到来人的脚步声，突然感到有些紧张，她把书放下，又把书拿了起来，并下意识地把手盖在了脸上。此时，她没有起来，依然躺在床上。只是屏着了呼吸，非常仔细地听着堂屋里的人说话。

“哟，是黄大娘啊，快请坐！快请坐！”晓兰母亲的声音。

“李大娘，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嘛，何必弄得客客气气的呢？”黄大娘的声音：“这位就是李大伯吧？”

“是的，他就是晓兰她爹。”晓兰母亲的声音。

“哎呀，李大爷，你真是好福气啊，李大娘这么贤惠，你的身体又这么硬朗，而且还有一个人见人喜欢的漂亮闺女。哎，李大爷，你真是好福气呀！”黄大娘的声音。

“还不是全托你的福，黄大娘！”晓兰父亲的声音。



“晓兰，黄大娘来了，快出来给黄大娘泡茶呀！”晓兰的母亲喊道。“来啦！”晓兰回答道。

李晓兰赶忙起得床来，对着镜子，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同时，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得意地眨了眨眼睛。接着又开心地朝自己笑了笑。

当李晓兰来到堂屋时，黄媒婆傻了似地朝着她看了足足有一分钟。当李晓兰叫她黄大娘时，她才从呆傻的状态中醒了过来。

“哎呀，李大娘，这个就是你的闺女吗？”黄媒婆问道。“是呀，她就是闺女呢。”

“哎呀，才两年不见，你、你看，你看，竟出落得天上人儿一样了！”“黄大娘，请喝茶。”李晓兰说。“好，好，喝，我喝！”黄媒婆接着说：“闺女啊，你知道黄大娘今天到你家来做什么吗？”李晓兰羞羞地咬着嘴唇，没答。黄媒婆又说：“闺女，好事成了以后，你怎么感谢我呢？”李晓兰说：“杀一头猪，请你吃。”一个星期后的下午三点，在黄媒婆的张罗下，李晓兰和张波在黄媒婆家正式见面了。他们各自的母亲，也来了，目的当然是为给自己的孩子当参谋。

这一天，李晓兰穿了一件花格子连衣裙。尽管这件连衣裙显得有点儿土气，但是，却给身材修长的李晓兰增添几分朴素自然的美，再配上两条粗大的黑辫子，就更加地楚楚动人了。

张波的打扮也十分得体，既有年轻人的随意，又有机关干部的那种庄重。这种随意和庄重的打扮，既给人一种亲切感，又给人一种信赖感。因此，李晓兰在面对张波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因为这是她在梦中设计过千百遍的恋人的形象，也是她无



数次地向往过的心上人的突然出现。而张波呢，早就知道了李晓兰的人品与美貌，在一年前就暗恋上了她，只是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今天，两人相见，张波当然是喜出望外，仿佛置身于一场苦苦等待了一百年之后的甜蜜而幸福的美梦之中。

在黄媒婆介绍完双方的情况后，张波的母亲说：“我和我爱人只有张波一个孩子，可以说，张波是在我们的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当然，孩子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他现在是县政府最年轻的干部。在这里，我没有！”么说的，只希望晓兰姑娘在今后能够多多支持张波的工作，因为，张波今后的路还长，成长的希望和可能还非常大。”张波的母亲调过头来对张波说：“这们亲事，可是你自己选定的，作为你的母亲，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有一条，既然你选定了，就不要后悔，应该一直走下去，否则的话，会影响你的前途，很多年轻有为的干部，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爱情与事业的关系，最后身败名裂在政治前途上的。是好是歹，张波，希望你好自为之呵！”“我明白。”张波说。

这时，李晓兰的母亲说：“我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别说嘛。”李晓兰责怪母亲道。

“孩子家，没分寸！”李大娘接着又说：“我们晓兰现在正在复习，准备明年去考学校。小张是县里的干部，见过大世面，又有学问，今后请你多帮助帮助我们晓兰。”“伯母放心，我一定好好辅导晓兰。”张波说。

听见张波这样说，李晓兰兴奋得脸儿通红。

这一夜，李晓兰失眠了。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失眠于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与甜蜜。在这之前，虽然李晓兰也去相过亲，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李晓兰婉言谢绝了，谢绝得至今没有在心中留下一点儿痕迹。究其谢绝的主要原因，是李晓兰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与梦想困在山沟沟里，因为她从父母在日晒雨淋中过早衰老的面容上得到了关于人生的启发与动力。现在，对于张波，李晓兰是一百个满意，满意他的青年有为，满意他的潇洒与庄重，当然，更重要的是，张波是县城里的人。她认为，像张波这样的人，不要说农村的姑娘人见人爱，就是县城里的姑娘，恐怕也是人见人爱的啊。想到这里，李晓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吃醋的感觉，她吃的是那些县城里的姑娘们的醋，生怕有一天，那些自己不知道姓名的县城里的姑娘会从她手中抢走了张波。在她看来，县城里的姑娘，没有吃过苦，没有在山地里日晒雨淋过，是吃细粮长大的，应该是比自己更水灵，在张波面前，这样的女孩子，比自己更有竞争力。琢磨到这里，李晓兰就觉得张波可疑起来了：他为什么就看上我呢？我算什么嘛？一个乡下姑娘，父母都是农民，开口一个庄稼，闭口一个收成，就算自己长得与众不同，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的骨头里面，仍然是农民啊！都说农民的小农意识严重、对于这一点，作为干部的张波是如何看待的呢？他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今后有生活保障，而我父母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是农民，没有什么保障，今后老了以后，就全靠自己的儿女了，对于这一点，张波又是怎样看待的呢？想到这里，李晓兰决定从侧面探一探张波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三天后，李晓兰与父母商量后，决定请张波到家里来吃饭。

张波在得到邀请后，立即搭乘一辆乡间中巴车，来到了李晓



兰的家。

张波的到来，无疑在凤凰村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人们纷纷议论着张波与李晓兰的婚事。小孩子们最直截，一路上跟着下车后的张波，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地簇拥到了李家的门口才算停住了脚步。

当然，小孩子们看的是热闹，而大人们看的就是门道了。村里的大人们，站在坡上，议论纷纷。

“李家的闺女长得天仙模样，就是太懒了，听说家里的扫帚倒了，她都懒得扶起来。”一村妇说。

“现在城里的小伙子啊，只图姑娘漂亮不漂亮，不是说一俊遮百丑吗？城里人是一俊遮百丑给遮出来的。”

“是啊，哪里像我们乡下人，就图个实在和实用，就连人家朝鲜人都曾经说‘漂亮的脸蛋能当苹果吃吗？’看来，像毛大姐这样能干粗活的女人，才是当老婆的料。”

“话可不能这样说，人家晓兰姑娘，从小就在读书学习呢，哪里有时间干粗活呢？像你们这些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箩筐，当然就只有在土地上卖苦力晒太阳的份儿了。”另一村妇说。

站在山坡上看的人群当中，有几个村姑。这些村姑，远远地望着张波的背影，眼里充满了羡慕、向往与渴求的神情。这时，有几个村妇发现了村姑们的眼神，就讥讽起来：“大姐呀，你看有的小姐啦，眼神都直了，憋口水都流了！”“哎呀，真是丢人现眼呢！”

一个村姑接着说。“真是可惜啊，现在有些人呀，老得连丢人现眼的资格都没有了哇，倒贴上一万块钱恐怕也没有人要的



了!”

“你?!”

“我怎么哪?”“我日你老祖宗!”

“呀!你也能够日人哪?恐怕你要安一根红萝卜,才可以日人了。如果你憋得慌的话,就躲进被窝里,用红萝卜自己日自己吧!那东西呀,日一个晚上,都不会阳痿的。”

那村妇说不过村姑,激得一脸通红,冲了过来就要打人。村姑的动作当然更快,一个绊脚,把村妇绊倒在了地上,嗷嗷直叫。

于是,人群中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来,久久没有平息

出来为张波开门的,是李晓兰。在门口,两人相对了好长一段时间。

“你来了?”张波笑了笑。

“路上抖得厉害吧?”

“有些抖,不算很厉害,就是半天都到不了。”

“看你,来了就是了嘛,买这么多东西干啥?”

“初次来你家,总不至于两手空空吧?”

“来了这么一个大活人,咋说是两手空空呢?”

说到这里,李晓兰前屋里大声喊道:“爸,妈,张波来啦!”

“快请进来!”李大娘一边说着,一边走了出来:“小张,快过来坐,快过来坐。”

张波拜见过晓兰的父母后,坐了下来。“晓兰,你陪着小张说话,我煮饭去了。”李晓兰的母亲说。

这时,张波环视着这个院子。院子不大,三倒拐式的砖木建



筑前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坝。院坝的两角，一株是黄角树，另一株还是黄角村。这两株黄角树，也不大。且刚好交叉覆盖，把个小小的院子，覆盖得宁静而安详，坐拥其间，或品茗，或聊天，或懒懒地睡上一觉，当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张波这样想着。从这个居家环境中，他还感到，李家人活得真是有品位，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院坝的一左一右栽什么黄角树的，不可能在黄角树下修两座左右对称的花台，不可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弄得这么清爽安逸。看完了院子，张波来到堂屋里。在堂屋里，张波发现，这堂屋与其他人家的堂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堂屋的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一粒米中藏世界。下联是：半边锅里煮乾坤。横批是：无为即为。

“喜欢它吗？”晓兰问。

“怎么在家门口贴这样的对联？”张波问。

“这是我从峨眉山上抄回来的。”晓兰说。

“没想到，你一个弱女子，竟然喜欢这样深奥的对联。”

“你可不要小看我这个弱女子响，有时候‘四两可以拨千斤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柔能克刚’？李晓兰娇媚地笑道。

“看来，凤凰村是装不下你的了。”

“那是当然的啊，要不然，我怎么认识了年轻的县干部了呢？”停了一会儿，李晓兰又说：“哎，对了，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好吗？”

“什么问题？”

“第一，你这个政府干部为什么喜欢一个农村小女子？”

“就冲着你‘四两可以拨千斤’的劲头。”



“那……就算吧。第二，你和我谈恋爱，考虑过我父母将来的养老问题没有呢？”

“考虑过。”“怎么考虑的？”

“他们老了的时候，我们县已经有了养老院了。到了那时，我们就把两位老人送到养老院去，让他们在那里安度晚年。”

“第三，你和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女孩子恋爱，就不怕机关里的人和你的邻居与同学们笑话吗？”

“怕什么呢？能够娶这么漂亮、聪明又有内涵的姑娘做老婆，应该是我前身修来的福气，我不仅不怕人家笑话，而且是无怨无悔。”

听到张波的话，李晓兰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两个脸蛋红彤彤的了。但是，李晓兰很快镇定下来了，又说：“可不要后悔啊！”

“不后悔。”“后悔了，咋说？”

“要我发誓？”

“不许发誓，只说后不后悔。”

“如果后悔，天打五雷劈！”

“不要说这许多了，我看行动。”

此刻，张波感到，这真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子，既有“半边锅里煮乾坤”的气概与心计，又有小女人情调掩饰下的辣味。这样的女子，如果把她长年埋在群山环抱的凤凰村里，实在是太可惜了。她应该是更有作为的，她的世界应该是更广阔的，她的前途应该是辉煌的。同时，张波认为，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实在是一生一世的福气，尽管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沟沟里，尽管她是一个农民。